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九目錄

重生篇

楊俊士

長興姚氏子

鄭澹泉尚書

大猷和尚

費唐衢

王伯俞給舍

張越吾孝廉

夏相國文愍

戴探花

毛僊

西湖道士

來公自名

天台盧公

桐城女

井陘憲副

馬金橋

舒探花心矩

康省郎弟

秦儀婦

姚汝循

王子才

重壽復生

張才子

沙市孝子

胡恭母

耳譚類增卷之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重生篇

楊俊士

楊少師恃為職方郎時第二子俊士產于京邸生而能言曰我大名石行人也數月抱出門有廖中貴家人騎馬過即呵之曰而不認我耶為我語公公少輸拳一東道可送來廖蓋真定人常密厚者廖聞之尚未信次日偕禮儀來訪拜扣平生履歷及原籍門途綽楔曲折之詳無不灼然而一為郭尚書造墳一為晉府冊封言其事尤悉至六七歲就外傳乃漸諱言然不忘也

甲戌舉進士與孫陶二同年謁丁少宰皆素知其故問之仍自  
述如此但前生行人今生推官兩世三甲官皆不過初選何往  
來之僕僕也陶懋中談

長興姚氏子

湖之安吉州甲子山王秀才病死有母與其婦俱孀居乃長興  
畫溪姚氏兒名乾十齡讀書家塾每背人呼婦人名而泣師窺  
見大疑癡乎一日請與母往獨山燒香既至有媪先在即趨抱  
呼母媪不肯兒曰我媪子某盡言家事生死始末媪始把哭媪  
蓋王秀才母而姚母其生後身者互問庚甲一死一生正同姚  
母大懼擁兒歸而王母又不相捨曰異世我子不得為子而相  
認猶有天緣今鍾情於我不過實往而虛還耳遂並邀過其家  
覓婦扼哭不已檢點家具教責婢僕有如旅歸兒竟不從母受

他家婚而欲婚婦以幼未成也

鄭澹泉尚書

鄭尚書曉七八歲時啼哭無休日欲尋前生故處不泐及長乃語人曰我本浮屠氏弟子吾師面貌及寺宇井竈咸能記憶自幼至老不迷故平生喜釋道終日瞑坐年七十餘一日柱門獨處不令一人在側儼然長逝

大馱和尚

南陽有大馱和尚飲嗽兼人因曰大馱誓造某橋而居其旁欲得大檀那成之始為無量功果每呼曰誰造此橋願捨和尚作其子孫而唐王正艱嗣居宮中相距十五里耳邊若問呼聲以問其闍監曰呼此者大馱和尚也相距遠矣命未使試呼果如所聞異之遂傾藏發三千金造橋橋成一日宮中人皆見和尚

闖入宮扉而闈中報世子生今王是也其時跡和尚所在適已  
坐化王今慈悲風成每飯僧至千人曰千僧會豈偶然哉大元  
禪師談

費唐衢

廣信費唐衢曾駐武林南關生日假寐夢入公署之東第三家  
據席而坐婦人啼哭於左一子設酒饋拜而薦之既覺令人訪  
之果得焉召至問其所以對曰吾夫以是日死故設具令兒祀  
之而死忌正費生辰竟携歸居之別室易維效談以得之武林  
朱生

王伯俞給舍

王給舍嘉謨字伯俞能知前世事先是順城門外老儒某且死  
語其二子曰我今托生豹韜衛王千兵家三日後當來省我以

笑為驗死三日二子果往以其父語語千兵出見之果相顧一笑二子其時長者已四十餘侍其嬰父如生漸長語往為儒時事甚悉舊作文皆能誦記已登丙戌進士為今官二子執子舍禮不急婦猶存焉然二子來給舍輒病千兵遂禁其往來給舍性慈慧日常瞑目內照習靜如頭陀其為老儒前二世事亦皆能記憶皆是儒者乃返亦漸諱言矣袁伯修太史談近晤李維寅太保其戲下督護嘗面語太保云老儒未死時携二子至已門者再欲父子皆熟識其跡而給舍未生時千兵已有聞矣或又謂老儒見千兵門有陰書積善之家四字故欲往生

張越吾孝廉

北郡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學經紀其喪而扶送歸之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言在京在途篤情如



此李詔曰嫂何以知曰夫已先訃歸家語妾夫又譚今為上帝  
所憐命作江都城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至已而果  
然居帷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今上帝以我數  
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為子其地去  
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為某邑丞可携喜姐過高  
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音李  
檢裝得珠一封上題曰珠購得為喜姐妝資時女室李子矣李  
因謁選果授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耒童覓村中林  
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耒童耒童我是汝故主人張越吾  
李親家耒乎喜姐耒乎曰皆在此遂延至家勞問如平生問女  
珠在否曰在則又喜昔曹侯鐸守高唐耳其事為郡侯羅公道  
之羅公徵召之耒是日方講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

禮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士皆臚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  
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予伯兄純甫嘗言之姑  
蘓張伯起為作傳為神投生總是始不宜死竟所發越生之可  
貴如此而人自速死者何謂昔子貢問鬼子曰賜爾死自知之  
蓋所不語若此等何間幽明人鬼夫生既可入幽見鬼死亦可  
入明見人今儼若以人作鬼玄夷使以鬼迎帝鬼耶人耶

夏相國文愍

元宰夏公文愍以讒受法東市乃陝西一民家婦生子甫落地  
即語曰我夏桂洲也何以至此其家共相駭詫兒亦卒死後考  
兒生之日正公受法之時立長孺談

戴探花

戴大賓字寅仲莆田人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

得蓋學士椅即對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十三中鄉試第三正德  
戊辰年十四以探花登第授翰林院編脩亡何卒其家以喪歸  
凡旅柩用繩縱橫束結甚固及抵家父母悲泣過當必欲發柩  
省視衣衾柩發乃一白髮叟大駭異之棄屍于地以詰責奴汶  
莫能對其夜夢賓曰此叟非故吾然向者貌亦非故吾叟固我  
前身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於公家暫享榮名以酬  
其志耳父母由是罷悲泣納屍于柩中以芑芥屋吳光祿寧伯  
公談

毛僊

山東有僊降某家為人談休咎甚驗而特未嘗示形自名為毛  
僊云盛大將軍繼光父某與之游甚狎雖密友不是過也忽一  
夕去更二十日乃來問之荅曰聖天子將南幸先期金甲神

為清道是神嚴厲吾曹遇之無生理故暫避之問避何所笑曰  
匿太山某岩石底耳後二年 武宗果南巡某一日與言吾與  
若好密胡不示吾形似羞忸不肯固強之僅示一手毛長如許  
蓋似猴也已長嘆曰公知我矣我歎已盡且將長別公愕然悔  
乃曰我終不能離公家未幾而大將軍生生之日則毛遂絕大  
將軍有膂力而臂多毛如乃公所見毛儒者始知大將軍為毛  
仙所托胎也朱謹吾公談之

見張進士肅  
浙板續刻

### 西湖道士

山陽李三華以醫寓武林有一道士不知何許人與之游甚驩  
道士善吐納之術精於玄理自謂觀青雲仰白日不遠矣一日  
偕出西湖六橋堤上過一道服而豐頤廣額者道士見之愕然  
前揖曰殿下何以至此其人目止之徐曰吾以無子故微服禱

於天竺耳相鄭重而別道士密語三華此某郡王也吾嘗游其  
邸第故識之已忽嘆曰王孫甚豪生不能昇仙享清福即享洪  
福亦可耳三華誦之曰若胡有此想曰吾偶動念錯終不能脫  
彼跣矣後數日三華過他家視疾忽傳有一道士跌坐湧金門  
外以紙錢裹髻而口中吐火自焚者三華驚曰豈其是乎亟往  
視之則聚觀者數百人見道士膝以上已燃長髯飄於火光之  
上顏色自若遙呼三華曰吾正待公來作別言訖而火上騰頃  
刻俱化意必飛胎某郡王為子矣此萬曆初年事李三華親說

見張進士  
之浙板續刻

### 來公自名

陝人來公儼然乙未進士尊君侍御頗艱嗣息晚得公落地即  
自把其手曰我手如是小乎何墮落至此也自是言輒病故尊

君戒令勿言長就外傳命名皆不應問何以故曰我名儼然也  
遂以名之令太湖曲周周景華談

天台盧公

天台盧公濬字希弘治間守黃郡誕日偁假寐堂上夢出一  
字門織染橋東越數家有媪饌已中有餠粳馘而反及覺唇  
脣間猶滋香膩密令掾隨所夢偵之見老媪設俎哭奠其亡夫  
糲粳夫生所嗜也亡三十二年公之齒與誕日皆同掾還報召  
姬來贈金一斤仍為經紀其家已罷守歸十餘年忽招親識宴  
會更與妻子諸孫痛飲至日脯沐浴更衣出曰我今復為鄞都  
守有冥卒擁輿去矣遂卒然在黃已稱神明此靈公之所以為  
靈與

桐城女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瘧死年皆十餘歲東門之女  
謁冥司檢簿曰汝祿方始未應死遣之還而屍已焚毀復以告  
冥司曰柰何鬼卒謂西門之女屍未毀也冥司檢簿于西門之  
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屍還東門之女死父復活其家喜  
過望而女羞阻不知為誰惟憶其父母于東門欲往送之東門  
之家聞之迎以歸宛然故情而非其女貌西門之家亦不欲棄  
女也以訟于邑景陵周諫議時為邑令判曰西門女身東門女  
鬼二家收養而共女之情理其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于歸  
爭治器具而婿腹兩坦焉景陵閔思學談

井陘憲副

周公復以閩叅藩謫大名令有素所懽浙西某公為井陘道憲  
副屬公曰大名有倭匠某死乃予前身而其妻子予前身妻子

也尚能記憶之君為我探其家有否公詢之匠死日乃某公誕辰而妻子尚在因令其子往謁某公猶居之衙中贈二百金為養母貧閔思學談

馬金橋

廬州有侍郎子馬公廷用無子出見城西二十里外有橋圯敗而渡者常沒因傾產造橋橋成堅巨濟渡者眾曰馬金橋公卒家遂壁立遺婦某氏貧寡居橋頭茅宇一童子賣飯生活耳乃蜀西充侍讀學士馬公良佐生子名金中戊化甲辰進士郎刑部謫判廬州擢丞擢守皆不出郡忽晝寢夢橋頭一老婦以水菜燒酒薦之已醒而酒氣不除察橋頭果有老婦薦其夫馬公而灰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婦也公厚貽之復整飾其橋公家簪纓不絕



代有名貴人今郡判馬公孫謀抵郡不二月卒其所自談

舒揀花心矩

全州舒心矩弘志與無量佛同生皆正月二十六日年十九中  
丙戌探花授編修其年卒乃托生于郴州那地州柴明堡土民  
韋氏家左手黑字書公名姓並其父中陽公名應龍云土人原  
不識字惟土目號老豹微識字辨認始知之其晚氏夫夢有三  
人到門云我等送全州舒老爺耒者有黃傘馬匹在門何不早  
打發我去你家塘小容他不得終當遷去何不還送與舒家氏  
夫心訝之土人原不知全州何地舒姓名何人因事異乃取魚  
買酒對天禱祝許送還舒家後六七日手中字漸隱至十一月  
起行潛出羅城而不識路遇靈州人石匠乃知在省城之北奔  
走半月始達傳前事時中陽公正憂乏嗣聞此亦駭夷溪原不

相通字跡尚未盡泯若可信者即遺祖仔者隨去查問至十二月晦到彼處仔令彼先行與一同行軍人易衣帽如羅人常赴堡賣鹽斤木馱者入堡訪問辨識幼孩手字其老豹及隣近人所言皆同仔始信芝渠母子同來時丁酉正月也視孩體貌不類土人手臂字微有黑痕即以探花婦鞠之為孫而獨恨其不生中國而生夷也中陽公有寄其弟別駕公書叙甚悉別駕過皖而皖守閩人林公榕門索其書視之因作小傳附以書梓成帙因客以授予林公之言先生以出於土人為恨哉中國之珍產於夷者為奇人胡不爾前代王中書珉子為胡沙門後身生而解外國語東明生於高麗以聞若彼所見若此不其然與余往試西粵得弘志君於諸生中衆傳是生為無量佛生以故是日生而佛焚今復托於土人耶托生於土人與出於佛一也終

為漢人有耳

康省郎弟

浙有康省郎弟來京視兄而潛遊妓館資裝罄盡貌亦羸瘠兄聞大怒杖之額與背皆青傷奮而逃歸至半道卒其婦在家方坐草忽見夫八子遂生然額背皆青而夫忽不見越數日柩歸啟視之青正似兒莊靜甫談

秦儀婦

阜城民秦儀婦生二子皆數歲先夢其姑子乞其長後夢隣邑人某乞其次皆殤俚俗好于死時塗點兒身為記因於長冊其左掌於次冊其右掌察二家皆驗然夢時甚恨之曰終當還我自是婦往來二家視兒抱玩涕無已昔亦以念子疋羸成疾而禱求施財無算忽夢神人語曰三三三三一珠還不省其義

後媵產雙生子左右掌丹宛然察二家子皆于其生時至卒鮮者曰三三三三者二九也媵名九姐又距夢時九年也一一者雙也珠還者言得為舊子也其異如此柳廣文道彥說秦其至感云

姚汝循

嘉清乙卯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間見其亡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而夢如其前乃姑取焉榜出為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庚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王子才

在昔城東王尼八十餘來徃縉紳家家姪輝之孝廉其內子尊愛特至餽貽不絕尼曰尼受恩多願以四大為娘子添丁時其

內子已懷孕一日家人皆見尼入以為真來而兒生矣遠視尼  
尼方坐化化時謂其徒曰我往王二娘家去亦以為真往遂名  
兒曰投哥及長目睛及儀度迂緩酷似尼即子才秀才而伯固  
進士親弟也皆予之孫

### 重壽復生

石首羅賓甫太醫在京生一子以與其父同庚曰重壽長慧敏  
善讀書乙未冬兒病甚常指顧隣家竟死死時隣婦生子丁酉  
公丁艱歸次年初夏齋居恍惚見重壽至前牽衣曰兒歸矣公  
訝然太息語其母傍有舊婢聞聲哭不已頃之閉目欲寢又聞  
兒急呼曰爺起兒歸矣公益驚訝忽婢至報曰某婦生孫蓋兒  
道立婦也以其重來因名復生今性仍敏賓甫談

蘆溝灰廠民張才婦李氏於萬曆戊戌生子落地即能言曰我城中某拋一婦三子來此貧家乎其家大驚欲棄之語尚瑣屑半日而止今以貧故與人作子其三子家常與往還子之兄鬻與予應門曰燕童所目見

沙市孝子

荊州沙市有老嫗子極孝家貧業織履養母一日嫗病劇思得肉食而大雪履無所售乃自割左臂肉食母割頗多傷重母病愈乃自死其時椎木主政朱公夢一血臂人入衙而媵產子吮吮聲聞矣頗不怡明日街卒報沙市孝子事令人覘視血臂正在牀箒間還報復大喜孝子來生必祥也即為營棺葬先是孝子有兄鬻某大叅家與贖歸養母而仍為給其生計直指使因楔其棺自為文屬博士諸生祭之曰為人子以此心事親稱孝

子為人臣以此心事君寧不為忠臣云爾嘉魚方孝廉談今邑有張孝廉子碑墓

胡恭母

河間衛千戶胡恭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乙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為雄雞毛色黯黃明日為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恭外出果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毋烹我待恭兒還家人以為怪俄而恭還雞遶恭啼乞叙其家事甚悉恭涕泣告父畜之既以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恭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豈人雞尚相妬乎

耳譚類增卷之十目錄

訛謔篇

荷花兒冤獄

山東叅藩家盜

劉倉家盜

汪進士焚死極樂寺

鄭太學烏鬚方

王大司徒

已卯試題

樵明經遇先太史

定州塔訛

雍野王名耗神

偽道士制妖

書樓大足

淮河巫覡

景陵女得所歛

襄陽訛言

張良臣婦重生

女體舛戾

孝廉發神妾

熊阿賢談玄

謁客真誤



盜我兩誤

男子携婦

蘄東門迎婦

俚俗相習

耳譚巔增卷之十

黃岡 王同

徐陽 夏守

繡谷 唐

叱讐篇

荷花兒冤獄

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  
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  
某通姦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  
南都遷至而南都已甚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公益不  
疑行刑時觀者全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  
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畢故公與曹郎徐

鄒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始行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劊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劊割盡始死之越且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麪舖忽大叫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爪也燕趙之俠義即細人有爭傳謂重刑之下何求不得語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蓋國人之公亦有以聲成者昔歐公于獄詞深夜必求其生如荷花兒不當求其生者乎

山東叅藩家盜

山東一叅藩宦成歸里廣置田宅有三甥俱青衿居相隣欲購其居以益宅而甥不從以是相怨久之遺火焚其廬甥重建又歷以頽墻甥重造而守益堅一日盜入殺叅藩及其家盡獨一僮僕扶其媵抱幼子越墻走隣家得免已媵僕宗咸謂叅藩之

警獨三甥是其所使成訟三甥不勝拷掠誣服置獄已久後有  
讞者曰盜殺一家安能獨縱二人一男一婦必有姦恐洩故盡  
殺以滅口而嫁禍于甥也遂令如舊時抱兒越牆以驗之僕極  
力莫能曰姦可知矣重刑亦誣服置獄而出三甥人皆稱神名  
播海內後他郡盜獲謂稱殺叅藩家盡者與三甥媵僕皆蔑影  
響讞者名又大損失細人之情有不刑而自誣者况重刑乎此  
寃本也迫盜與得生之時情本殊猶李北平之射視虎視石自  
異而強一之本決之未善小人伏情如淵岐踞之中又有岐焉  
如此觀叅藩之於甥可知其為人故天令一家以奇禍盡禍不  
奇不盡也

### 劉倉家盜

予所丞上林署曰蕃育民劉倉家被盜謂是隣族郭盤等以訟

于前任任君庭鞠盤即曰有之因陳與衆發謀行劫始末甚悉  
又按諸家稍稍得贓物而倉二女又謂被斫時識其中二人謂  
成以聞于刑曹鞠無異受大箠半載淹獄中惟待東市期耳忽  
于他郡得盜山東人陳方等謂其贓出倉家驗贓皆實于是盤  
等得釋而破殘如洗盤始自誣者懼楚毒并死固其地人性也  
必贓物以倉家盜去徃省難而乘虛拾取者而女語妄也及予  
履任倉已受傷死盤等復訟倉之子自安暨二女誣已致破家  
殘軀鬻兒女諸苦予曰渠誣是矣汝自誣謂何徃事宜安命因  
令自安稍為資給送之而求不已內有族尊見自安必毆自安  
遂溺死予復以聞刑曹于牘文稍左盤等以徃誣禍得末減仍  
淹獄中夫重械多寃今寃出未械籍令東市期近山東盜獲遲  
其不為寃鬼幾希而諸公何尤故獄稱慎疑送輕讞必三有以

世謂臯陶面削爪而其後裔獨不與稷契諸臣並昌以其少恩  
彼聖神寧有是耶

汪進士焚死極樂寺

汪進士鳴鸞婺源人觀政之暇與群公遊西直門外極樂寺寺  
傍有樓喬林間宜遠覽欲登焉而樓扃鑰已久戒勿得開益大  
疑必令開之移尊其上流覽甚適上有砌成臺坊青衣因以酒  
壚藉之而炮忽衝發衆皆奔避獨汪焚死又死一僕寺始為貴  
璫宅貴璫家墓尚在其後捨而為寺其臺坊制以備盜故戒勿  
開而不知爐火下滲為遊人禍也今其樓尚在予遊此聞甚悉

鄭太學烏鬚方

鄭太學繼龍為大叅一麟弟嘗遊一中貴家中貴以多藏禁方  
聞而烏鬚方最效鄭得之因誇於張宮諭及天壇班提點二

公皆饒美髯但嫌早白聞之大喜班有姣童匿不以視客是日令隨之入市合藥重之也藥入兩家矣鄭以夜宿班宅視塗藥夜已午班覺裹頂巾中颯颯有聲起視皆截然斷盡矣蓋誤錄其落髮方也鄭急索馬出班曰事已如此出何之曰張宮諭早間當入侍讀經筵君斷其鬚我死矣于是驅馬扣門告以故得免而班亦以誤赴尚書期得罪聞者莫不絕倒

王大司徒

萬曆初山西王公踈卷為大司徒適有沒官地屬部估直部議長闊各十丈值一兩而中貴競欲得之懇于公願以長闊十五丈作價一兩伍錢曰可又云乞即出示公曰可果與出示于是中貴人皆匿笑曰被我騙個加五蓋長闊兩加五又是十丈何以價止五錢當云或長或闊十五丈價一兩五錢則得矣公聞

丙夜曰莫作聲罷何文興談笑為六統之一若只尋常九一何必聖門賢者始通文興著有笑理發微可謂精妙多能矣

己卯試題

萬曆己卯南畿主試乃羅宗伯萬化高禮侍啟愚也高既以舜命禹為題而羅復曰凡事豫則立皆不知何意恐非所宜言今始得之意在諛上固非而疑可釋也蓋世廟別號堯齊穆廟號舜齋今上號禹齋故用舜禹事而豫立題則刮班而疑之益迂矣往兄侍御謂世廟自擬堯而舜禹以下皆勿論故當時章奏題目多稱云

樵明經遇先太史

武廟時岳州樵明經東注赴試北上時響馬盜橫河南北甚恐或曰盜常着緋馳馬擊狐左右射然不過欲攫金倘遇盡出橐



金乞命可也抵河北遣先太史計偕北上少年佻健著緋袴孤  
躍馬生後生願見即下驪解橐金二十錠而進曰我貧儒索僅  
此願以贖命乞大王憐之太史知其厲且誤曰既貧儒不必進  
金但隨行至前店大享我可也即乘驪行因問大王何往曰有  
王廷陳在前欲劫之曰此楚才子願相念曰噫汝亦知其人乎  
至店大治具殮訖曰我即王廷陳何以盜誣我橐金抵可作罰  
然無庸但酌我酒生始悅曰以先生裝束異也自是日日隨行  
恃以無恐其里明經白雲臯談里中尚為樵君笑資

定州塔訛

隆慶己巳邨報定州塔有緋衣神逐殺遊者凡十九人死亦有  
不死者塔遂閉萬曆丙子何文興令葉縣北魏過州時其同  
年張之屏為守因詢其所以張曰塔高可窺州衙而遠有為大

言恐遊者曰守已見人窺已樹命椽卒至矣衆奔避忽塔門閉  
皆墮塞相壓死守恐累已遂有鬼神之說而未死者矜其為神  
祐得免共相和應以闢白堊司轉以異聞 上實不然也鄂城  
梅岫嶼謂某湖堤壞主者虞禍報牒云有鐵牛為祟橫盈丈之  
角觸堤堤壞直指因據以聞于 朝後以咨湖頭某孝廉曰無  
之直指有楮容凡若此誣罔又不止穿井得人三豕渡河出訛  
妄而已

雍野王名耗神

雍澹若字野王喜談長生性敏多技能而貧甚始客魯魯人皆  
避畏之稱為耗神不利人家而不知語所自已造一訟者及病  
者家二家敗死人遂歸怨以為口實待之如讐無所往而來京  
京中復聞其語亦魯人發之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

耳部  
者謂勝者教之負者群毆之幾死偶來謁予道其苦大噉飲之  
酒贈以巾履乃予平生無病忽病劇幾殆人或尤予不宜與雍  
飲者過也昔淮南廬嬰平生奇蹇到人家其家主必違橫禍或  
小兒墮井幼女入火到處皆然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  
祥陰子春平生不洗脚恐失財後在梁州偶一洗脚遂至敗蟻  
昔固已有之然豫州在袁紹軍人謂備屢敗在軍不利夫備豈  
不利人者說者非也

偽道士制妖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為妖遷避而處  
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與約妖除當  
厚酬道士入居夜見碩鼠尾巨如狂躍入破柱擊出斬之蓋鼠  
尾始被狸齧流血行沙中需沙重復沙乾巨如椎其作響鼓皆

是物而非妖道士乃山下鬻履符者偶殺鼠而非法自是聲響都絕道士重得賂名益彰争相款後為某縣祈雨以飯投河中所以激龍怒舊有此術果得雨而雷從壇上擊道士死王資敬談

書樓大足

揚子年少獨卧書樓下有犬足從樓門懸下揚子曰此怪也兩手將足抱住大聲呼家童取燈來燈纔至怪足自投而上後至盱江署中素稱有怪每夜家人聞往來呼吸之聲一夜獨宿有一手從布幔頂穿一孔伸下揚子曰我正欲治怪汝却來戲我以手把住甚力呼燈來視家人聞之惶怖破門而入揭帳見揚子左手自執右手床上坐甚帖家人大發一笑自是署中寂然無怪跡由是以觀則往年樓門之足幻耶真耶揚公蓉江也子

蛇以疑著市虎以聲成此固常有之即予少時有此夏首之南  
有人曰涓濁梁其為患善疑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匍跼而走比至其冢失氣而死寧非皆  
以疑成祟乎

淮河巫覡

淮之清河县諸處中多崩石斷柳株頽阨舟舟人詭言神怒必  
招巫覡宰雞豚祀之雩些殷不絕即予舟亦幾阨破冢而亦召  
巫乃作詩曰崩石江中出仍蔽斷柳株借威雜鬼伏灑血長年  
呼蜀險愁如馬吳靈攫有烏轉深微禹嘆紛若自神巫

景陵女淖所歎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火焚棄為  
奠地而樓窗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子日夕往來貌甚偉悅

之以語市兒常未鬻糖果者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子往學中讀書耳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未第門前不可入柰何二女羞阻久之解帕中錢給兒曰倘未我芝窓投布堯曳而上可也市兒是日往學堂欲與學子語未暇對門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市兒突而往來心知以學子故因贏錢與市兒買糖果而誘之曰爾是誰家使未可密語我市兒即語前事媿媿老翁喜曰我與汝一衣汝今夜便以我為學子報命得入花叢笑破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堯曳而上及窓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釋布老翁墜糞溝中死明日其家尋獲昇歸里俗凡殮死者以蓆布幔街而殮其下忽市兒未覺額作傷感狀其家縛兒撻之曰我翁不宜死糞地而人見汝昨與翁暱語汝必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撻汝死兒又語媿媿

其家遂以聞官二女即時縊死黃夢草談

襄陽訛言

萬曆壬辰襄陽有人自京歸訛言後宮有密旨遣貴璫旦夕至襄鄧括女子千百其用入宮時裸體加鞭簡令竄過火牀上俾氣血貫聚心肝剖以合藥服食長生愚民吠聲一時女子不必聘媾不計齒貌遽成婚合其時郡侯厲禁不得僉曰侯恐無女應朝命為自全計耳次年癸巳予適襄主樊城姜姬家其家女媳皆以是嫁娶而皆是童嬰人謂訛言者家有女欲嫁而慳財故為是歎弄令女易嫁耳乃竟逃驩崇之誅如三尺何嘗聞姑蘓有隣盜之警忽邏卒馳呼而過曰殺人者至矣市人驚駭盡棄負釋擔而走潮湧浪疊填塞街巷一日而定究邏卒語何謂乃謂決獄使者至而人自誤耳遂死其人杖下况故作妖言耶

張良臣婦重生

萬曆辛卯武昌紅稻村民張良臣娶新婦三日設客婦入厨治饌試葷片肉適姑喚急噎死仆地姑尚不知其隣為夫之仲父實見之揭壁簾入盡拔婦簪珥而慮其復活用膝據婦胸盡力擊之俾其死穩也乃婦喉中肉轉因擊故吐出復活其人惶懼棄簪珥復揭壁簾出自念偶為此不義今婦活識已兄姪必知何面皮見之扒逐自縊死何東之談事固可耻而以死明耻猶勝於白日行劫蓋所謂掩耳而盜鈴耻盡忘也

女體舛戾

吾里有娶者合卺之夕婿大怒逋出謂女臍下饒毛豈是貞女女竟歸女容端丽後有來之者令人辨其貌數處實女子委禽娶焉嫵婉無他頃晤董太史玄宰言某郡有貴人女于歸而婿



怒如前呼是花肚皮此必婦累胎始有而女有之也亦與歸然其家閨範嚴肅女介靜見父亦羞則二女皆寃也顧形体偶舛戾耳人倫之始何可不察

孝廉發神妄

孝廉某挾筴之京道寓一家其家病厲死者過半先是病者夢神語曰某大王且至可善事洒掃治殮甫畢而孝廉至嘉其勤款為留一日是日病者皆愈及孝廉去病猶故其家心德孝廉為牌位書某大王字祀之而病者果再愈自是口相郵傳百里內病者皆來禱額旗幡金鼓祭賽無虛日群少年益張大其事而廟巋然起矣明春孝廉罷公車還復寓其家問廟所以眾以昔事對孝廉曰其家病者夢某大王至而病即愈我也惟正能懾邪安有邪懾邪者此妄也因白于其地長民者毀之斧其木

像中有血流蓋妖狐乘人心而斂美借托而為之始實避孝廉  
得愈病而後皆因之也俚俗稱尊貴人亦曰大王劉正叔談風  
俗通載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皆起疑似而神之遂惑萬眾  
竟得解何神之有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也凡  
所稱神大較若是妖狐所為其涓細者耳

熊阿賢談玄

陂東熊伯子言學而陰襲伯陽之術阿賢少穎芝伯子授經暇  
因檢玄譜為其遊謀阿賢問浪解多臆說則伯子駭以為仙而  
名遂彰由是遠邇聞人往往累贄拜庭下縉紳先生至阿賢多  
結舌默跌無所稱引直簡重以相釣而出書一編授之深者如  
探鬼窟而淺者已落古人口阿賢又卜日登白雲麓煉大還丹  
甫支爐太上即開華園門放丹光照鼎而不虞八款賊逸路破

天一重奪寶印山故清冥二祖怒太上太上下牒天帝張將軍部兵收之丹用是不成且煉二亞為補天計二亞者如世所云點金術也大丹樂品非常聞有火齊竹板銀根玉蓋之屬其言天多至八萬六千層馬今蒼蒼者一也天帝主之太上主六千世尊主三十二餘皆轄清冥祖古仙人各有品目而叙遷如官階今所傳曇陽子最下為其家執費而已又言已太上子亦即太上得天書金科玉字關馬二將捧之天帝稱臣斗母報符見世人之當先者某天某地某人某蓬萊某廝亦緣疑信勤惰以為黜陟伯氏徒以前語淺降蓬萊仙品每泣下交頤悔責備至故罕得備聞云未幾歲旱隣人環噪而請曰吾等蠢愚幸托太上枌榆何不馳檄張將軍降必雨蘓我乎阿賢曰止若謗道故天旱不謗天乃雨夫繪事者人難而鬼易以鬼非人可見也阿

賢吊詭遊戲事理竅髓即能奔走聞人如畫龍鱗甲可動不失  
奇士昔人之稱曹阿瞞既為奸雄亦為能臣者是矣至於三生  
兩塵恍惚冥渺不夢亦夢至今鹿尚可分蝶亦栩栩何怪世人

謂客真誤

李本寧李叔操俱以親抵京予夜抵本寧啟門而叔操出迺蓋  
與人以姓同訛也予愕然曰君乃在此乎次夜戒童子勿再誤  
抵本寧門而叔操復出迺蓋適在其它也予又愕然曰我豈再  
誤乎主人出始辨夫夢得鹿而以為真真得鹿而以為夢予其  
栩栩南華境矣

盜我兩誤

予嘗為人解紛置其人金累百於雪舫齋牀下夜卧盜乘雨翻  
盆穴壁大如箕土石亦紛綸下予以為鼠不疑第累喚壯丁入

語他事盜疑有伏不入徹曉雨止日光茫穴入始知其下土石本盜而疑鼠其召壯丁本語他事而疑伏是二人皆誤也我誤當失金盜誤使我不失金其天之為耶

男子携婦

鄰城一男子携新婦自其外家歸乘情相悅夜淫於道僻一人至以為盜得者大喊男子驚遁婦被淫後一人至以為盜得者大喊是人又驚遁婦復被淫已男子返窺見始思已婦何畏而授人也出與後一人毆明日控南臺姚公並受毒撻

靳東門迎婦

吾郡靳春之東門二家迎婦皆一姓而婦家皆住瓦屑壩又皆一姓皆小人家役人皆倩覓又皆初盟婿家但以婦姓往婦家但以婿姓迎而不意互錯婿入門成禮婦登輿行幸一家沿俗

行迴車禮用巫人祝誦婦聞壻名非是堅不下輿逡巡而其舅  
父追至大呼曰非是因得駐輿尋彼家女入帷矣于是出女更  
壻而婚始成焉至今稱娶婦者曰莫如東門嫁婦女者曰莫學  
瓦屑壻為口實云湯維尹談古有兄弟貌似而婦誤呼者未有  
若此甚也藉令舅不至兩偶成惟有以成之幸不幸匪所論矣

俚俗相習

山東民於旱歲謂人家初葬屍及久停屍為旱魃恒千百為群  
掘墓毀牆發棺於地下又必破死者頭面始已又謂產婦子死  
者亦為魃將婦奪出圍以箔席用水逆頭面洗之徃徃致死天  
或雨則以為打魃之功姑蘊地狹人家墓多遭發掘故其地死  
者屢代不葬及逆水火二葬以此長民者傷之購置葬地堅垣  
嚴守勸令入土而掘不可已鬻棺者既售明日復歸肆塗飾更

鬻或至再三江西村民於新婦入門尊親皆集閨幃刺婦以針  
賣取獻贄細物楚省迎春日預捉頭瘡者群擊于芒神之前常  
至流血謂打獵雷藩省皆見故是日頭瘡者避匿無跡此尤可  
笑而皆莫能禁也

耳譚類增卷之十一目錄

冥定篇一

缸片南三

王萬戶朋

杭榆峯

沈萬三

車溝中人

徐翁鉄船

黃金箔

張方伯春宇

黃煥然重活

閩士災先兆

王僕一觴

陳繼昭拾銀盃

官別駕夢

戴某 吳徵士 某士 月華

道觀河民

趙中舍內君

戴君家屋覆

與朗式談所經

興化城破先兆

八里岡人



楊中丞

戈秀才

巴水驛丞

李循模司訓

王椽業椽

燕成耳熟

高蘓門觀察

蛇結中嬰兒  
浮屋梁上婦人

武功治水

耳譚類增卷之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唐 果 叔永

冥定篇一

缸片南三

姑蘓南三以捕魚為業夜起見一大缸浮湖而來有火光漸近舟以手挽之缸裂去僅得一片天明視之乃缸片也因置舟中捕魚賣於某家見其庭下有破裂缸心訝之歸持所得片與合即以缸裂者也其家頃自園中掘出問曰汝是南三否曰然因出銀三大餅與之上有南三字重數百金皆成巨富至今誦其人為缸片南家

王萬戶朋

武昌王朋生時其父夢宅門建有綽楔以為祥徵遂畢力延師教朋後竟無成已以為楚王舅父授萬戶復藉勢驕侈田園甲第傾一時久之事敗散萬金以王之不能庇竟死宅沒官改為鑄錢局門建綽楔其夢竟驗特非言微也

杭榆峯

今京營叅將杭大才榆峰陝綏德人始以萬戶入京亦既拜命而夕客橐空歸裝無計漸至衣敝履穿耻以面對人常蔽面以糾立委巷中忽一人至投銀五兩於懷曰好為之將問所以而其人反走已遠必是以通關節其人貌地於此而非也杭以備朝餉製衣履乃資斧竟乏聞里有人歸入城屬以寓書行至錦永衛僻地就廁忽顛風吹一油裹至發之乃勘合馬牌一張即

代其人乘傳以歸里人歸者反在其後州倅陳九河談皆無意於得第命不宜窮死故馬牌當風吹送不然范丹營寇且笑之矣

沈萬三

萬三吳郡人藏古玩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後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本村中童子師一日過市渠見光撲之不滅因索得之壺也以售人不過酌米百石有知府劉侃者語之曰此異寶儻以獻鎮淮貴璫張公謀僉嘉興盜鈔所得甚大芝之果得所願侃因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濕嘉興守楊公追補前鈔銘死獄中侃破產與償

車溝中人

東江米巷小賈卧家中天未曉有二人喚之出而身即隨之二人縛置之車溝中已有小車來正輟其脊過若尚可任轉麟聲再起則大車來矣其人恐甚忽有為遠聲者曰某無畏此救汝命大車過而骨碎肉糜背腹粘帖痛不可忍幸尚不死天大曉其家尋覓起之溝中旬日骨肉漸生累月如故病方起而時疫大作其家男女十餘口無一存者獨此人活竟不知呼者二人為誰而為遠聲者又誰也沈泰履談其所居巷事置之死地而生所謂度阨者耶

徐翁鉄船

杭郡徐翁赤貧僦居草鞋巷無可償被逐墜不去然宅主別有鬼宅約令居之而鬼寂然一日聞人語室中曰主人來也請交鑰匙即不見而聲響特厲異之掘地得鉄舡僅首一倉而鏹金

已甚夥取以自潤業木屐及傘不異常度而亦盡買其隣為下  
所容船之地三年始再發一倉始改業業稍大如是盡船尾發  
十三倉而富傾國人即駭而無能難者至今其雲仍猶藉資不  
乏又於貧時娶婦迷其宗里後以素封游燕有顯者未婦私察  
其聲貌甚似其兄內外通言果是遂成會合徐翁即暴富而居  
金有漸不翅一世而始盡發其藏可占其胸臆與所謂乞兒乘  
犢車何駛者異矣世傳國初之沈家得寶盆亦猶徐之銀船皆  
出臆說居積自有道能者輻湊白圭樂觀時變因人棄取反以  
為用子貢不韋大都皆然管仲治齊與俗同好惡所謂道也白  
圭曰吾治生猶伊呂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用法今合之  
而以治生猶小用之耳何必寶盆銀缸哉今人於賈歸宦歸稍  
有把撮皆妄意室中之所有而曲為之說已而皆寥然其然豈

其然乎

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屨在富人鄧公家。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屨人。可將吾絲鬻某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命也。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愠色。仍令將絲往。又劫。三次。絲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業屨貧人也。主人強入。我出賈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必葬江魚。公等亦太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却得少。簾在魏國柴棚下。可作屨資。以給汝往。果得之。發簾而黃金條見。束中一堆。皆然黃。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取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於盜。而大取償於盜。即孟明三北而一戰以報秦繆公不翅矣。乃

失則曰我命得則汝命幾忘人已之分此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張方伯春宇

嘉興張方伯春宇平生廉儉由省郎擢廣州守獄有一室彌為凶宅饒鬼物扁塞自昔無敢啟者公必欲啟之是夜焚余甲神踞授騰鑰曉見白鼠走竄入地逆其入處掘地內藏大鏹無筭自報歸公帑外私橐充贏遂以資傾一郡名園甲第嬌麗一時三歷江右滇廣方伯食俸而已辛巳北覲還抵滌河卒在外在家群奴乾沒攘奪皆盡獨一子成童所有不及故資半焉余光祿談鏹物神以待公而僅許及身以公祿爵視之皆長物不如無得無喪存故足資矣蓋亦有推不去而招不來者雖公不能不為造化役也且饒鬼金而不失廉官名不知止能若是乎



黃煥然重活

南昌黃元一子煥然已數歲病瘧死納棺中會土兵亂不及下土置猪圈內皆奔去及返已旬日聞棺中作聲發視重活此以盜活者也今後翰林院為掾

閩士吳先兆

福建下酉歲學使者集諸生萬餘人試都司先一日諸生各布席令人卧據其上以妨奪徒夜半忽空中隱隱如雷聲仍墮火五團旋轉几席間卧者皆驚起次朝諸生就席忽棟隆無故震落死傷者四十餘人惠安謝別駕與何本江談

王僕一觔

歙山人王仲房寅始以諸生試棘值小僕一觔暴死入就席舍欲塞卓脚而僕踞膝下拾荔壳塞之叱之不見豎出僕復活言

夢見在場服役相公如此王曰實見汝而夢乎荔壳猶在袖蓋疑因拾起也曰汝何所見曰見多人抱三色旗入棹諸生頭上而已問之曰紅旗者今科中者青旗者下科中者白旗者不在中內又見某某頭上是紅旗某頭上是青旗皆王筆硯友也問我頭上是何旗僕不答榜發某、果中王自是廢業罷試攻詞賦名滿天下其小詞筆陣絕佳方思古談

陳繼昭拾銀盃

山陰陳翁繼昭讀書敦行一日往九里埠循山獨行方辨色見籬下銀盃十隻拾納袖中即覺珞珞有聲已變為蛙驚曰得非老眼模糊耶出而諦視盃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乃棄之而匿廁中以觀拾者忽一人至拾去竟是銀盃陳出與語其故其人願分取之僅受其一歸而嘆息財有分若此乃出以酌酒

而以享先愈有積塵吹拂之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而計醫藥之費正符五值諸比部繼明談其里中事

官別駕夢

崇德縣一士恃才健訟因與族兄仇忤陷其家罹罪罟者數人兄怒殲刃以俟一日殺之於衆中而亦自殺郡判官為官公年七十適攝縣以視屍至其地訝然嘆曰吾自垂髮已夢作官視被殺秀才屍境界人事件件皆是而今始驗也相距五十年時秀才尚未生

戴某 吳徵士 某士 月華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廬陵戴某有詩名蕭光字胡起光交薦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得題如癡終日不成一字及罷歸舍奇思傑句衝口溢發戴放還蕭胡坐舉非人被譴天順云

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延見。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畧  
與弼喋無以對左右趣之語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是與弼宿  
草構顧問竟不如意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顛螫已  
腫始知其不能承旨者為是也。正德六年江東太守某者文雅  
風流頗擅詩名在郡未滿考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  
化禱紫姑僊以決疑仙筆曰三載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  
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吏至京賂瑾得權雲南  
提學副使未幾瑾敗伏誅守以鑽刺免如仙言長沙人月華者  
自三四科前夢神人告曰汝中式在八十六名自思楚額八十  
五此示我不中也解者曰末科發解則八十六矣至再試及庚  
子夢又如之乃是歲。上南巡言官請增試額揭曉前一日始  
下增五名而華中八十六

道觀河民

吾里道觀河民某群訟於郡城忽一人死瘞城北龍王廟道旁及訟罷復來舉喪歸經年矣發土棺中有聲蓋復活而氣力尚微來者去兩側板即以底板繫繩槿歸祝王旋談又聞太原盜掘墓破一棺見婦猶生曰我死某年計三十年矣其最異者漢書載魏郭后育前漢殉葬宮人係四百年事昔謂趙簡子死七日而寤或少年卒十有六日而生為奇由斯而觀殆尋常事故人苟不死即死不死也

趙中舍內君

穆皇帝始哀 陳皇后選淑女群入朱邸矣而趙中舍常言內君何夫人在焉是夜焚天神以二指鉗其魚尾間肉引使出曰而夫婿在外何為居此出門見一男子一女子曰此汝男女也

既覺魚尾間肉癰而墳起痛不可忍遂得送出瘡痛頓已始歸  
中舍生伯子仲女止二人

戴君家屋覆

景陵閔文學談其鄉戴公世家厚德有二子皆有聞於庠公構  
新居成十八年矣堅完精好客嘗宴集萬曆乙未將移居之而  
次君良臣携十餘歲子預往觀馬廳宇忽覆梁柱皆成二截次  
君父子皆在其下散撒其材次君僅傷皮毛子畧無恙即能就  
塾師大笑以其適在空隙地也予往在選部與諸掾曹雜坐一  
人至衆呼之曰天全子予問故或曰此浙之齊君平生性至緩  
嘗與人居敗屋中屋且覆先聲雷動衆皆崩避獨君晏然不動  
然崩避者多傷憶君糜爛矣敗物不可急去或從上窺之見君  
坐井中亂木縱橫皆如架構瓦石皆止木外畧無傷損敗物撒

盡始出反唁諸傷者予前揖之曰君真天全子也屋覆壓卵故  
允勢極者不可反即鬼神莫能効力而諸子皆生一則空隙無  
碍一則架構成井方急時誰之為哉此固二君德福彌天而亦  
造化之逞奇於助善幻怪百出令人舌橋而不能下也語曰急  
不必生緩不必死良然哉

與朗叔談所經

顧朗叔謂嘗遊泰山飯道士房甫畢上馬登岳頂而房倒少遲  
齏粉矣予亦云嘗在金陵赴民部武陵丁公之招夜久月出移  
席堂前捲蓬再酌已別上馬而捲蓬倒聲如雷乃復下馬勞主  
人見坐處椅棹皆碎時已大醉身如飲冰酒力全消主人呼大  
白再酌夜午始去異日聞丁語人無賴竹甫貪酒兩人幾至同  
阨予曰貪酒正欲延主人出不然非獨坐其地乎然實主人善

留客耳此皆樗櫟幸生之故因識之

興化城破先兆

嘉靖末寇犯興化總兵劉夔頭入援遣八卒犯賊鋒報城中旗上書天兵二字為寇所得殺之而以其卒詐稱劉卒馳城中主兵者不察納之為內應遂破城屠戮殆盡城內甲榜四十七人幸存者僅半擄掠壓海舟皆滿後戚公繼光平之先是城門鎖流血而張少卿康壺子焚天上墮火一團裂開中有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毀土紀滅土城重熙帥見太平天兵者寇所詐稱兵也重熙者繼光字也事皆前定如此劉在蜀屢勝入閩則否戚公其先屢敗入閩稱神皆不可知也

八里岡人

奚世義者為死興化倭寇難默齋亮族弟也公嬰城死寇入



郡衙義在馬匿伏廁中與其地蔡秀才伏地相迓蔡探得寇以  
暮歸營因相携以是時洪水瀆中出既離城矣忽一人至又與  
偕其人云我已在其地受倭刃不死強作死伏屍中夜半有神  
率群鬼來點名而以屈指我曰此八里岡人乃明日歸睹而已  
無梗遂去明日聞八里岡殺數十百人蔡嘆息謂其人必死矣  
公始以延平二守往有相人者曰公氣色甚不佳可勿往公不  
悅令待兒毛頭者至曰公相之其人有子否相曰有三子毛頭  
有隱疾不宜子公令解衣以隱疾視之笑以為誕後公竟死毛  
頭在衙為賊所獲自分必死乃寵以頑童納帳中飽載入倭遍  
歷諸國始得還生三子今尚在默齋予妙文也

楊中丞

庚戌楊公守謙持大中丞節填真定甚著威望一日方坐政堂

忽有狼逆後掣其烏帽而以自著故為矜莊貴人禮度公回首叱之狸棄帽於地躍去捕者追逐遍城邑莫得已而達虜犯神京公急治兵與諸鎮人入衛毅皇帝罪其不戰與大司馬丁公汝夔並伏法寃死後公於故所歷某郡顯靈自語當抵任城隍神甚著靈威生為名臣死為名神信不誣也朱汝修談

戈秀才

蘄水縣秀才戈生家貧每歲里黨釀錢作社已獨慳與且不信神常有誓語隣人周某病劇鬼來攝之社神挾怨故以生往生死獨心熱未殮及見閻王檢簿曰應死者周某生乃溧水縣主簿壽八十何誤攝也縱之還生忽甦往視周某言誤攝之故周某暴死越三載以明經謁選試得高等註授某郡倅生大喜過望又心謂神語非耶強飲不覺酩酊睡明發起部衣冠皆以醉故

為偷兒劫去倉皇典覓衣冠着之大不稱身選君望見說曰是  
人安可作郡倅改授深水縣主簿壽八十終

巴水驛丞

張明經謁選黥夜與一人聚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  
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勸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  
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遺我  
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撼榻火勢者  
外人因聞聲始記榻上有小兒得入抱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  
明觀榜果是巴水驛驛丞簿丞細小吏尚得鬼神之佑不死社  
神何得扶怨家同眾得遺之語曰一千錢一斗米皆閑祿命况其  
大者

李循模司訓

寧波王秀才祿當應首貢李循模次之李巧詐人計奪居首王不與較已謁選黃緣入嚴相府藉其力得授順天府司訓未掛榜意已大快潛入府堂銜繼視齋夫不知呵之乃大詈曰我數日官此鼠輩乃無狀乎齋夫懼群噪於吏部門因改官廣西一小縣並二子皆客死其地王祿始謁選得順天府司訓王何得選此天以其不較寵之亦以彰李之罪言動顛錯誰為耶夫以藉相且就屠何有於蟻螻大都大巧大拙小巧小拙順理者得善惡一紀必定此偶驟淺耳

王椽葉椽

慈谿有王葉二椽同謁選葉得太原府倉官病死而王亦以丁艱與葉之子同歸因曰而父死無知者我以其牒往可得金共有之尚不妨已選子曰然遂並往得金七百共有之服闋往謁

選復得太原府倉官不敢赴通歸里人有知者咸笑之此固定數然不敗死幸矣况得金乎

燕成其勲

桃源士燕成六歲時媪母夢其具衣冠對鏡以為貴徵久之入太學選照磨止乃悟夢中對鏡其官也又桃源令其勲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瓜破其面令其勲美忽破自慚遂自經死邑士紳吊之其父曰兒不幸有此然亦前定生時媪人持絲聯相賀曰四百姓冰榜三日桃源令是科殿元姚涑數四百人而令桃源果三日也

高蘓門觀察

鄂城有叟當壯歲多病已製美棺為終焉計然製時及每歲常夢棺中卧一少年著緋官人且疑且恨及年八十餘適河南高

字業蕪門先生觀察楚中雄才敏政年三十二暴卒諸司皆為  
搆美材不得業鬻者窘急乃以叟棺對大令到門強委百金贖  
去叟曰民不敢辭但冀一觀殯殮耳許之及入觀儼然夢所見  
少年著緋官人方知數定製棺前十年先生尚未生也

蛇結中嬰兒 浮屋梁上婦人

恒語曰嘉靖三十九年大潦華容九都民見二蛇盤結波濤中  
以杖叩之蛇散中一小兒僅半歲尚未死救而育焉十都民獲  
一浮屋升其脊聞有呻吟聲啟視一美婦人據梁上兼浮四筍  
訊之乃荊州某生妻合卺四月生入市家忽被水蓋不食數日  
矣民起之令宿其家往報生生挈妻歸盡以屋暨筍與民民受  
屋而卻筍亦義士也乎

武功治水

徐武功治水張秋判官王震者在幕下受公命濬河壘虜有楫  
而石板畫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  
判移我在河東遂遷葬之武功後得罪戍金齒其卦凶之說耶